

◀ 第一章 引言 讨论的术语 ▶

“尚未编好的篮筐,搬运不了泥土。”

——尼日利亚内贝族(Nembe)谚语

第一节 定 义

什么是“史学实践和非洲史学史”？这需要从一开始就确定基本原则。最初阶段,我们所下的定义只能基于一个较为宽泛的范围。这些定义甚至会显现出另类风格,因为它们试图包含各种文化和从古代到现代到后现代的各种视角。这些定义并不是从一开始就统领一切,而是去研究、描述和说明,以此来揭示历史事件的真伪。在引入证据时,会进行批判性的评估和鉴别。此外,在本书其他部分会重点讨论详细的区分问题。

对这个研究课题的理解,可以通过从开头或者从结尾任一方向来定义每个标题中的问题而获得。我们可以从结尾部分开始,随着对整体概念的思考而结束。

这个项目是对各种类型历史学的研究。我们认为,历史学包含历史学科的实践,同样也包括历史进程中个人以及群体的经验意识。它包括关于过去意识形态上正式或非正式的观点。它包括在某种文化中恢复过去的资料的技术和方法,对过去事件和行为的本质与结果的思考与推测。我们可能会对了解过去的观点感兴趣,不论是已经还原了的,还是通过业余或专业的历史学家们的工作可以还原的观点。如此,史学史被当做是在哲学与方法论背景下,与历史方法论及历史哲学以及最终与正式的或民间的史学实践共同发展的领域。根据这种观点,实践不但包括历史写作也包括群体的日常生活和行为。

史学史在此处所指的空间,即非洲。在这种语境下“非洲的”并不是假设或强迫给一种或几种不同类型的史学史进行界定,而是意味着在非洲大陆内寻找任

何类型和形式的思想与历史实践。非洲在这里仅仅被当做大陆上的地理空间,并不是按照种族或者其他任何类别来划分。民族、文化和历史经验的多样性被视为理所当然,并且可以预见在非洲大陆内外部存在的丰富的思想和交往。

那么,我们对于非洲史学的观点是什么呢?我们关注的是非洲的史学现象的历史。也就是说,史学史在非洲大陆社会中被视为一定时间框架内非洲内部以及与其他外部大陆群体交流时的变化、发展和相互关系。这种历史定位是十分重要的。

《非洲史学实践——非洲史学史》一书代表了一种特殊的历史叙述方法,描绘了非洲大陆从远古时代到现代的社会历史意识。正如该书之名所述,非洲的历史实践,目的是为了阐明一些解释性的定义,使非洲的历史学避免过于自负或另类。因此,我们所指的历史实践是我们在日常生活、风俗习惯、历史传统和社会文化中发现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意识,以及历史学家或业余史家所做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历史记载。

总而言之,此项目致力于构建一个真实的非洲史学体系,可以为非洲史学未来发展提供实用、有效的可能。至少非洲史学可以作为对历史学总体发展的一个贡献而得到肯定;或者从最坏的层面讲,作为某种没有价值的事物而被抨击乃至做出改变。无论如何,以本章开头的谚语所表达的核心,一个篮子首先得造出来,然后才能判断它是否有用。

第二节 条 件

非洲史学史的发展条件要从非洲大陆的历史中寻找。

研究史前史的考古学家和古生物学家,从埃塞俄比亚高地穿过坦桑尼亚奥杜威、肯尼亚到南非和黎凡特(Levant)的峡谷发现的化石,将人类向智人的进化起源向前推进了10万年。^①显然,第一个会使用简单工具和相关技术的人是在亚非地区诞生的。

此外,埃塞俄比亚高原以及其邻近的尼罗河流经的东非地区,为人类最初的文明曙光的到来创造了条件。古埃及文明诞生于距今5 000多年前,人们聚集在周边受干燥的撒哈拉沙漠影响的土地肥沃的尼罗河谷地区。^②这一世界上早期的人口汇集地,在其创造的不计其数的开创性贡献中,产生了最早的历史意识。当然,埃及历史包含了数千年来在许多领域里的卓越成就,其中,史学史是研究最少的一个。埃及历史经历了很多阶段,它与包括亚洲、希腊和罗马、阿拉伯,当然还有

与非洲相邻的地区接触。埃及历史的这些条件为史学研究提供了希望和可能。

尼罗河流域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并称为人类最初文明的缔造者,包括最早的文字,即象形文字和楔形文字。连接非洲和亚洲的这些地区,在欧洲广为人知的称呼是古代近东和中东地区,不过近年来更准确的用语是亚非一词。从语言的文化尺度层面来看,亚非语系根植于非洲。在亚非语系大家庭的分类中,只有一个亚洲成员——闪米特语(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以及四个非洲亚语系(柏柏尔语、古埃及语、非洲之角的库希特语和乍得语)。^③埃及创造的一系列源源不断的新事物,有时通过其亚洲伙伴传入古希腊,之后历经了被西欧和美洲接受和排斥的时期。^④

北非其他地区的历史与埃及相似,都经历了与中东和地中海地区纷纷扰扰的战争和交流。迦太基人、腓尼基人、罗马人、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在历史上的各个时期混居在一起。很明显,这部分的非洲史学是与非洲外部地区民族的史学联系在一起的。

撒哈拉沙漠对于北非地区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人们的来往是个挑战,但并不代表是彻底的隔绝。随着阿拉伯人占领马格里布以及骆驼的引进,撒哈拉沙漠就成了一片“海洋”,沿途的路线两旁设有“港口”。适宜居住的港口在南部发展成了苏丹(东苏丹,中苏丹和西苏丹)。苏丹南部是西非的几内亚海岸地区,遍布着森林和大草原,或者是荒漠草原王国(加纳、马里、桑海、莫西、阿散蒂、贝宁、约鲁巴、豪萨和卡涅姆—博尔努等),蕴藏着丰富的金矿,盛产各种热带地区的特产。苏丹地区开始成为几内亚南部沿海与阿拉伯/柏柏尔文明以及北部的伊斯兰教影响的交汇点。

由于原始人类遗址的发现,以及早期与埃及和中东的交往,并跨过印度洋与印度和远东地区的交往,使东非在史前史研究中占重要地位。东非沿海地区最终演变成斯瓦希里地区,意味着非洲本土文化与亚洲文化要素的融合。东非同时也是班图人从中非地区向南迁徙的主要据点。

史前班图人集中在中部、东部和南部非洲。最初班图人生活在尼日利亚和喀麦隆共和国的交界地区,之后向南迁徙到刚果盆地和扎伊尔河,最终分布在东非和大部分南非地区。^⑤尽管居住点分布很稀疏,但可以明确的是班图人进入之前的地区有更早的居住民,比如布须曼人、霍屯督人和俾格米人。

西欧国家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直接交往开始于葡萄牙人的航海探险活动时期。西欧在非洲地区的扩张最开始是沿着西非的几内亚海岸,接着集中在刚果和安哥拉,并且从17世纪起在南非建立殖民地。在这段时期欧洲人对非洲其他大部

分地区的兴趣主要在于黄金、热带农产物和奴隶贸易。19世纪欧洲国家开始利用马克沁机枪所带来的巨大优势寻求在非洲的主导地位,并争夺殖民地。到19世纪末,欧洲的帝国主义在大多数非洲地区建立了殖民统治,除了埃塞俄比亚和利比亚这两个显著的例外。

于是20世纪非洲史学中一个强有力的因素就是欧洲殖民统治的影响。

大约在1960年开始,非洲人民在去殖民化浪潮中取胜重新获得独立并且成立了一批新的国家。这些重大转变也在非洲历史上刻下了印记,最显著的要数基督教的植入以及西方正规教育和西方传统的确立。

20世纪非洲独立国家所确立的制度为“独立”“非殖民化”的历史创造了条件,但其发生是处于西方技术和权力主导之下的国际环境。

第三节 传 统

历史环境创造了一系列史学传统。

第一,口述传统。在所有的社会群体中口述的产生都是先于文字。非洲大陆上对此都有共识,甚至在那些精通文字以及外来传统文化占优势的地区也是如此。这首先发生在埃及,之后是马格里布地区,在近代西方殖民统治时期扩展到非洲大部分地区。撒哈拉以南的大多数地区还保留了这一重要传统。

第二,我们要考虑到非洲内部的书写传统,包括源于埃及的象形文字和它的各种形式,从东苏丹的麦罗埃文,到埃塞俄比亚高原的埃塞俄比亚文,以及在非洲之角和西非所使用的其他文字。

第三,北非地区的阿拉伯人口占主要部分,因此,在整个北非地区伊斯兰传统成为当地传统的一部分,也成为东部、中部、西部苏丹和东非斯瓦西里地区的一个影响因素。在中部和西部苏丹,口述传统依然占主导地位,并且有选择地使用部分伊斯兰传统。

第四,早在古希腊和罗马时期,西方传统就已传到北非,在伊斯兰教传统征服并控制埃及之前,它最终在埃及和埃塞俄比亚建立了根基深厚的基督教传统。19世纪,欧洲殖民统治建立时期,西方传统在非洲的影响达到了最高峰。和口述传统一样,西方传统渗透在非洲的各个方面。但和口述传统不一样的是,西方传统是由于西方在全世界的统治地位而成为统一的标准。

我们注意到,非洲历史的这些环境使这些史学传统在任何地方都不是孤立运作的。当代的情况是西方传统向其他所有传统提出挑战试图建立霸权,而在非洲

的大部分地区一种或者多种内部传统正全力争夺生存权或争取能够与西方传统及其他传统共存。在北非,占据统治地位的伊斯兰教传统与口述传统一起与入侵的西方传统相抗衡。苏丹地区伊斯兰传统和口述传统相结合,以应对来自西方传统的挑战。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东非斯瓦希里地区。在几内亚西非地区和中部以及大部分东部和南部的非洲地区,西方传统都在挑战口述传统。

第四节 步 骤

我们从以上确认的史学传统的顺序着手:口述传统是首要的最古老以及分布最广泛的传统,其次是非洲内部的书写传统,然后是伊斯兰传统和西方传统。最后,我们以讨论非洲新史学的未来发展的可能作为结束。

◀ 第二章 口述传统 ▶

“我杀死了一头大象”，可能是真的；“我把大象搬到了马路上”，这一定是假的。

——尼日利亚伊科维尔族(Ikwerre)谚语

第一节 定 义

口述传统是所有民族在各个时期都具有的传统，其差异在于各民族在各个时期依赖口述传统的程度，或者是在特定文化中所使用的口述传统的本质不同。比如，在一个群体中，文字的发明会降低人们对口述证据的信赖程度，但这不能消除所有的口述交流信息。这种社会的某些阶层通常保留口述交流，并且在特定的活动领域里，口述交流继续作为保存知识的重要手段。事实上，在书写逐渐变得重要的地区，口述语宝库中的最有价值的素材被转化成文字，因此，即使是处于从属的地位，口述的遗留也与书写传统相结合。这种情况可以在希腊史诗，希伯来《圣经》，以及其他诞生于口述传统的文本中看到。

上述的概括适用于非洲所有史学传统，这些传统都是从它们最初阶段的口述传统中发展而来，并且依然保留着最小限度的口头表达。如今，西方传统的实践者坚持认为书面记录高于一切，而实际上其起源于古希腊和罗马的史学主要是建立在口述材料基础上。西方传统沿着这些线路发展，直到19世纪开始才确定其现在的方向。伊斯兰传统尽管是一种植根于书面表述的传统，在其具有特殊权威的对先知穆罕默德的言行记录《圣训》中仍保留口述方法的使用。史学中口述传统的性质和历史，都可以在非洲史学中得到很好的阐释。

• 形式

口述传统是文化现象中一个十分广泛的范畴，它的形成不是获益于书写而

是通过口头表达。在没有文字之前的社会,所有的交流都是通过口头表述,实际上其范畴非常广泛。一些口述形式并不是为了传达历史或者过去的信息,而是为了娱乐或者提供消遣。这些形式的口述表达用专业术语来说叫做口述文学。与任何地方的文学一样,非洲的口述文学种类很多,包括神话、传奇和各种体裁的诗歌。^①当然,这些文学传统给历史学家提供了口述社会的资料。但是,针对往事的口述被分成了两类,即口头传说和口述历史。

口述传说特指那些对过去进行报道描述的口头记录,即信息提供者或者讲述者他们自己并不是所描述事件的参与者、见证者或所报道事件的同时代的人。事件描述由一个人传给另一个人,通常经历很长的时间。范西纳(Vansina)在西方传统中对口头传说以及口头传说的方法论对现代历史的构建的定义仍然是一种标准。^②新近,范西纳改变了他将口头传说作为研究近代史学的主要原始资料的做法,而是将口述资料本身定义为历史;也就是说,口述资料的传递者本身在他们的群体中发挥了历史学家的作用,而且对他们接收的报道进行阐释。^③口述传说的形式依次包含了很多种类型,构成了非洲历史学家的最大兴趣,因为它们包含非洲很多群体几个世纪的历史信息,这些群体除此之外不存在其他可靠的历史档案。

口述历史是指由事件的参与者讲述的对往事的口述见证,或者由事件的见证者或事件发生的同时代的人所讲述。这种情况下,材料的提供者不再是转述他们所接收到的信息,而是作为事件的第一手报道人或对事件进行直接阐释的人。

这些是古希腊罗马的历史学家所推崇的口述报道。近期,欧美的历史学家们开始复兴古希腊罗马历史学家们的研究。^④

因此,非洲的口述传统,既包括讲述近期或遥远时代事件的口头传说也包括记录同时代事件的口述历史。我们一般认为《荷马史诗》、《圣经》故事和伊斯兰传统的《圣训》、民谣、英雄传说以及许多民族文学传统的叙事诗,都属于口头传说的类别,在书面传统占统治地位的地方,它们被书写记录下来,从口头传说转换成书面传统。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口头传说是普遍的传统。口头传说在口述历史的形式中很普遍,因为这种形式的口述传统与书面传统同时存在,并且在所有文化中成为书面传统的补充。

值得注意的是,口头传说还包括文学系统之外保存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信息模式。这种类型的资料可归类在民间传说或者是民俗学的记录中。在非洲的口述群体中,许多具有历史特征的信息都嵌入在巫术仪式、节日、面具舞蹈、击鼓、雄辩言辞以及各种经济、社会和政治体制和活动中。^⑤

第二节 历史

当然,非洲史学中口述传统的历史始于古埃及。口述传统在埃及史学中的地位最早是由西方史学之父希罗多德记录的,他在第27王朝期间(公元前525—公元前444年)到访过埃及,这是埃及由波斯统治的第一个时期。^⑥在这时期,埃及史学已经完全进入书写历史的意识阶段,但伴随着书写实践仍保留口述传统。在纸草纸和纪念碑上的书写记录,主要由祭司记住的口述记录来补充和扩展,或者简化归纳为文字。事实上,希罗多德在不同地方与祭司历史学家探讨时,都面临各种不同版本特征的口述资料。因此,他记录了两份埃及历史的持续时间:

其中一份:“祭司给我读了一份写有330位国王名字的记录,与每一代的数目相同,所有的国王都是埃及人,除了第18位是一个埃塞俄比亚人,还有一位国王是埃及女性。”^⑦

另外一份记述中祭司陈述:“从我所提到第一位埃及国王到最后位国王划分出341代,并且与每一代相应都有一位国王和一位高级祭司。”^⑧

他还记录了一种传说:“埃及曾经……被神所统治,神与人类一起生活在地球上。”

在埃及早期历史中,希罗多德还记录了一位叫做尼科(Neco)的埃及国王,曾派遣腓尼基水手环绕非洲航行的传说,航路经印度洋最后从地中海返回。尽管这记录来自只有口述历史实践的传统,希罗多德非常认可非洲埃及的口头传说和亚洲的口头传说。然而正是因为这一点,希罗多德被古希腊罗马的历史学家批评为“谎言之父”,而且直到西方认识“原始居民”之后,他才开始在西方传统中被完全认同。^⑨

埃及口述传统的铭文最终在埃及祭司曼涅托(Manetho)所写的历史中,形成最终形式的书写传统,而且显然他是受希腊化时期埃及法老托勒密二世(公元前285—公元前246年)的委托。现在对曼涅托仍知之甚少,除了他是“埃及神殿的高级祭司和抄写员,出生在塞本尼托斯(Sebennytus),居住在赫利奥波利斯(Heliopolis)”。^⑩他也被描述成“埃及的曼涅托,获得最高智慧的人”,以及“曼涅托,被希腊文化深刻影响的埃及本土人”。^⑪比较清楚的是,曼涅托熟悉埃及象形文字所写的文学、历史记录以及埃及口头传说,并且可以将这些知识转换成亚历山大的希腊人能够理解的史学。正是因为具备如此深厚的知识,曼涅托的《埃及史》超越了希罗多德和其他在他之前的希腊作家所撰写的埃及历史。

遗憾的是,曼涅托的书并没有以真实可信的方式流传下来,只有其他作家引用的一些摘录流传下来,而且摘录主要来自亚历山大的犹太学者,以及之后的基督教学者。他们试图以这些摘录来证明犹太民族的古老历史,并且确立《圣经》的年表。事实上,现在认可的曼涅托对埃及史学的贡献主要在于确立了古埃及历史年表。曼涅托把埃及被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之前的历史划分为30个王朝。在他的书的基础上增加了亚历山大统治希腊时期构成的第31个埃及王朝。曼涅托将第一位国王或法老出现之前的时期,也就是近代埃及学中的早王国时期划分成三个时期:(1)神;(2)半神;(3)亡灵。

根据最近的研究发现,“使用曼涅托的传统作为古埃及历史年表划分的来源,人们越来越质疑其合理性”。^⑫但是任何对曼涅托贡献的公正评价都不能忘记他的作品所传播的条件,“只要我们能够从同时代的铭文中证实曼涅托,他的王朝分期就完全是合情合理的……但遗憾的是他的作品流传下来给我们的只有抄本的抄本;虽然保留了朝代的框架,但大多数王室姓名由于原始的希腊文被非埃及的抄写员删改地支离破碎,因为他们不懂这些语言形式,通常不认识这些语言文字,而他所提供的王朝的年代经过多次删改也变得毫无价值……”^⑬

在曼涅托撰写《埃及史》时期,他所依靠的口述传统已经逐步让位于希腊传统。埃及历史的希腊化时期(公元前332—公元前30年)让位给罗马时期(公元前30年—公元395年),之后是拜占庭时期(公元395—640年),最后是从公元640年开始到如今的阿拉伯或伊斯兰教时期。对埃及宗教的崇拜不复存在,随之一起消逝的是受过教育的祭司阶层和古埃及的文化和传统实践。古埃及传统的元素仅仅残存在未受过教育的农民中、科普特语中以及一些科普特宗教的仪式中。

我们可以看到,在北非其他地区、马格里布和非洲之角地区,口述传统在面对西方基督教传统和伊斯兰教传统的过程中也有着类似的消退。在北非,柏柏尔人逐渐皈依伊斯兰教,但依然继承迦太基的传统文化遗产和当地的基本传统。在埃塞俄比亚,本土化的基督教传统和逐步深入的伊斯兰教传统都吸收了口述传统。类似这样的口述传统和外来传统的同化与融合发生在非洲的很多地方:在东非创建的斯瓦西里传统,中部和西部苏丹的各种不同程度的融合,以及在东苏丹地区持续的冲突。

尽管像安哥拉和南部非洲这些地区的历史被17世纪的大西洋奴隶贸易所中断,以及恰卡·祖鲁·姆菲卡尼(Shaka Zulu Mfecane)革命和19世纪的大迁徙有抹去有关过去的记忆的倾向,撒哈拉以南非洲仍保留了口述传统实践的最后堡垒。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中期,欧洲的殖民政策以及白人殖民者的压力对非洲口述

传统的生存造成了极大的挑战。这些以及其他对口述传统的磨难引起了很多讨论。^⑭在这里,我们将开始阐述对口述传统中的非洲历史哲学的有关看法。^⑮

第三节 哲 学

沿着给哲学本身所提出定义,在口述传统中定义非洲历史哲学是可以实现的。^⑯在这种框架下,一种“隐性哲学”(implicit philosophy),即人种哲学、黑非洲传统哲学,或是民族哲学(folk philosophy),与在西方传统中实践的永恒哲学或分析哲学并存。唐普尔(Tempels)、格里奥列(Griaule)和卡加梅(Kagame)都是第一类非洲哲学定义的追随者;而新一批在西方大学接受教育的非洲学者在非洲大学的许多哲学系或在非洲大陆之外实践第二种定义。^⑰

西方历史哲学家已经认识到,他们所研究的历史学科正在从一种思辨历史哲学的实践阶段发展到现在的分析或批判阶段。^⑱他们直接面对历史事件的发展过程,试图从中发现意义和普遍的规律与模式。当许多近代历史哲学家将这种活动贴上历史哲学的标签时,另外一些历史哲学家像柯林伍德(Collingwood),却以其不是一种二阶的活动而加以拒绝。换句话说,就是历史哲学应该关注史学思想的思想,而不是把历史学家的思想作为关注对象。我们赞同这样的历史观,它意识到学科形成和关注点会发生变化甚至是变革的可能性。我们注意到,实际上柯林伍德意识到了历史哲学发展中的这种变化,并认为这是由于该主题处于社会兴趣的中心而导致的。因此,向柯林伍德呈现的是一种基于科学、神学和语言学的哲学转变为历史哲学,历史学处于西方社会关注的中心。从柯林伍德开始,新的哲学学派开始重新定义历史哲学,近些年来还包括叙述哲学,强调历史文本的独立性。^⑲

西方历史哲学的历史发展表明非洲历史哲学的定义要有一个广泛的范畴。它总体上应该包括制度、习俗、惯例、组织和人种所“蕴含”的一切,尤其要将其正确性建立在语言表达和口述文本的基础上。因此,定义非洲历史哲学的任务是探究封存在历史与经验中的非洲思想或智慧。在这样的一个任务里,有必要尽可能地探索被穆迪姆贝(Mudimbe)所称作的“原始非洲文本的多样性和多重性”。^⑳

非洲文化与知识的多样性和多重性强调一种区域性方法。我们使用来自尼日利亚的尼日尔河三角洲区域内的文本和范例,并结合尼日利亚和西非其他地区的一些辅助性材料。这种策略与唐普尔、格里奥列和卡加梅的成功实践一致,他

们选定非洲某一区域特定群体为非洲的人种哲学或民族哲学提供证明。尽管从一个小的区域概括出非洲的整体十分困难,但是利用口述传统的语料库证明特定的历史哲学思想体系,对非洲历史哲学的整体进行论述这一可能性是相关的。

• 人种学证据

关于尼日尔河三角洲某些社区的世界认知基本是基于历史的。这里,人们的信仰体系本身包含在历史术语中,他们所赖以存在的群体身份基础的一些实体。例如,土地在非洲人看来是一个用来崇拜或敬重的通用对象。与尼日尔河三角洲东部毗邻的尼日利亚东南部的伊博人把土地当作是一种主要的女性精神,他们称之为阿拉(Ala)、阿里(Ali)、阿哪(Ana)或者阿尼(Ani)。在尼日尔河三角洲,土地的精神具体属于“定居的土地”,即城市土地(Amakiri,其中,ama意思是“城市”,kiri意思是“土地”)。这是对建立城市的土地的崇拜,而不是对普通土地的崇拜。因此,城市土地是一种历史实体,与社区的建立和命运保持一种持续密切的关系。

尼日尔河三角洲东部的内贝(Nembe)地区,每个建立的社区都会确定一个以生命之树为标志的场所,标志“造物之地”。这种场所被等同于一个神灵或造物主或命运的本质。这不是普通的术语,而是特指造物之地所在的历史社区或城市。因而,这个神灵被称为“城市创建神”。值得注意的是,在被尼日尔河三角洲信仰体系所认可的其他历史孕育的神灵中,城市守护神是众神之首。城市守护神是尼日尔河三角洲社群中最明显的崇拜事物,在历史传统中具有显著特征,实质上成为各项决策和历史事件的参与者。当然,城市创建神与城市守护神之间并不矛盾。如果一定要建立一种等级结构,那么城市创建神作为创造者应该考虑在前,并且高于城市守护神,而城市守护神守卫或监督所创造的社群的事务。城市创建神的优先权,显然是通过对城市创建神的击鼓赞美诗而确立,把其当做社区的圣歌或是识别口号。^②

这些观念为历史提供了一种方法,该方法并不是把精神实体或存在从人的活动范围中排除,因此,也不被排除在历史之外。一般来说,不是神灵决定事件发展的方向或结果,而是促进并参与到事件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亡故的祖先们继续从他们被转换的神灵世界发挥他们在历史上的作用而受到崇拜。事实上,一些城市守护神被描述成整个群体的英雄,在他们死后被尊奉为神明。^②在历史进程中,正是这种与死亡保持联系的思想,以家族创建者或酋长和国王的名义建立纪念碑和一系列习俗仪式。因此,建立在这些祖先的坟墓上的建筑,在内贝地区被

称之为“奥克普”(okpu),被用作举行奠酒祭神仪式和其他宗教仪式活动的神殿,同时,也作为保存纪念品、徽章等的博物馆,以及作为家族或群体的会议场所。一些尼日尔河三角洲东部地区的社群不止在祖先坟墓上建立建筑物,而且用艺术创造来表现特定祖先的精神实质。卡拉巴尔人(Kalabari)制作人形的木雕,纪念死者。^{②③}奥克里卡人(Okrika)以烧制的黏土陶器代表亡故的祖先,称之为“奥克颇”(okpo)。^{②④}

对祖先们的呈现不仅只是建立建筑物,还逐渐发展成为公共的纪念碑和展览馆,来纪念漫长岁月中的历史群体。然而,尼日尔河三角洲的木雕和黏土陶器并没有试图真实记录祖先的外表特征。相反,人们致力于对祖先性格和成就进行整体上的历史再现。相应地,这些程式化的人物承载的标识可以被社群当做历史文献来解读。

在公认的单个祖先的层次结构外,还存在一部分因年代太过久远而无法确认其是否为历史上人物的单个祖先。在内贝,一个用来举行仪式的广场被命名为“伟大祖先的所在地”。毫无疑问,这一命名明显意味着一种史学上所承认的口述传统的局限,即在记忆遥远的过去或完整恢复过去的知识方面的能力不足。

另外,尼日尔河三角洲东部群体的人种学记录中,史学思想深含在神和祖先的世界观中,通过实质的建筑和艺术象征表现出来,并且融入进他们的社会和政治体制。各种节日成功地把许多元素融合在一起。举例来说,伊杜(idu)节是一个明显再现历史的节日,内贝人在他们的城市守护神祭坛上,庆祝纪念至高无上的力量或创造之神。^{②⑤}

融合了戏剧的多种表现方式肯定世系、经济利益集团或者职业行会的历史一致性,用仪式、舞蹈和歌曲来庆祝和展示社会中的神话基础。因此,在史学中对节日的描述包括视觉艺术和表现艺术、宗教信仰和社会活动。最终在文本分类中用语言的形式在歌曲,祷告和其他仪式话语中传达神话、信仰和历史。

我们注意到的是,在非洲社会复杂的活动中宗教节日不是展现他们历史的唯一渠道。另一值得注意的艺术活动纯粹是或者主要是面具艺术活动或化妆舞会。到19世纪,在尼日尔河三角洲东部这是一项专业的并且由精英主导的活动,或者是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活动。^{②⑥}在尼日尔河三角洲共同体中的埃基内(Ekine)、奥伍-奥格博(Owu ogbo)或塞基阿普(Sekiapu)等族群中,协会逐渐成为有教养、学识以及艺术才能的象征。政治领导人也是这些协会的成员,而且授予其在一些重大事项中执行对公民训诫的权利。但是从特定目的来看,埃基内或塞基阿普最重要的活动是在城市中央的广场上跳面具舞时,展示击鼓赞美

诗的知识。通过这种方式,埃基内面具舞社团成为各种历史固定文本的主要守护人。

在这些情况下,人种学以具体的、可见的方式来表现史学,它作为艺术、社会意识形态、身份象征和群体统一性来显示社团和个人与历史的关联。人种学还提供了文本的来龙去脉,以更详细的方式阐明史学及其原理。

• 文本证据

非洲的历史文本有很多种形式。正式的叙事传统成为最全面和最广为人知的文本。大多数口述传统的评论家偏向于这类文本或证言。范西纳对非洲史学作出了巨大贡献,他把口述传统作为可靠的历史文献或证据,并在后来将其作为历史本身。^⑦也就是说,正式口述传统的资料提供者的背诵、讲述或表演,事实上都是与当地史学标准相一致的历史或关于过去的重构。那么,什么样的文本我们可以看做是对当地史学的哲学或二级思考呢?我们希望展示作为这一角色的最佳候选者……谚语。然而,就像其他口述传统中的文本类型一样,谚语既是对历史事件和活动的记录,也是对它们的阐释和评论。

以内贝作为特例,这已经是用来做这种分析的主要例子,所有不同模式的口述文本也在不同程度上展示出作为文献和历史评论的双重作用。正式的叙事传统,因其极度的灵活性,在文化上被认为是“最卓越”的历史。它们具有通用名称“埃戈拜里”(egberi),即“故事”以及民间传说或小说。但是,正式的历史叙述是关于过去的故事。被当作虚构故事的叫“卢古-埃戈拜里”(lugu egberi),指虚构的大陆上的故事。然而,界限并不总是那么明确,并且认为有必要借用寓言、故事来确定某一个地点或定义维度。因此,在对故事叙述的开头声明之后,由讲故事的人阐述各个故事,不论故事内容是发生在虚构的城市,还是贝宁奥巴(Oba)的城市、死者的城市、动物的城市、水神的城市等。相应地,故事发生在一个真实的地理环境中是最明确的对人类历史的叙述,尽管还存在由于神灵和亡灵的参与而引起的其他问题。

内贝其他形式的口述传统文本主要是固定的文本,而且通常不被认为是历史叙述,即使这些文本对历史发表评论或记录历史。然而,它们被引用来确认或反驳正式的叙述。谚语在这里被用作主要文本,可能是成果最丰富的。但是谜语也是可以利用的。^⑧当然,歌曲既是文献也是评论。^⑨但击鼓赞美诗是从历史中提取出的精华,将其融入当前的行动口号中,并为未来创造灵感。^⑩尽管在各种文本类型之间缺乏明确的界限,正式的传统叙事被认为代表了口述的传统史学,而

谚语文本则作为对史学的一种哲学评论。^{③①}

接下来的讨论是关于一些口述传统中的史学问题,换句话说,就是转述的问题和标准,真实性的判断和其存在与否的准则,历史论述所需要的准确性和回报,时间和年表的意义,历史知识的价值和历史的相关性。

一、传递:信息提供者/历史学家

谁是对历史最有资格的信息提供者?谚语中的证据明显压倒性地支持老人而非青年。

(1) 年纪越大/智慧越多(历史知识)^{③②}

(2) 老年人坐着看到的/年轻人站着也看不见。^{③③}

(3) 如果一个孩子举起了他的父亲/外衣会盖住他的眼睛。^{③④}

(4) 如果神的大祭司是个孩子/神可以轻而易举地摆脱控制。^{③⑤}

(5) 不论公蜥蜴有多庞大/壁虎都像年长者那样饮酒。^{③⑥}

文本(1)一个很明确的评论是认为老人是最适合充当历史学家的,因为他们有更丰富的阅历和更多的学习机会而变得越来越有智慧。这里很明显把历史等同于经验和智慧。文本(2)将隐喻延伸为对当前事件的辨别力,以及对未来可能的预测能力。年长的人看得更长远因为他有更多的后见之明。这种由于站立而增加高度的身体优势并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因为理解力并不是仅仅通过视野,而是通过将过去的经验转化成智慧得来的。文本(3)陈述了一个年轻人擅自向年长者挑战摔跤比赛,他也许能够成功把年长者举起,但他无法将年长者扔出去。年长者的外衣会盖住年轻人的眼睛,并使他的努力失败。文本(4)和文本(5)肯定了将年龄作为效率和效力的决定因素这一倾向,而且是作为一种奖励或是某种社会地位。

对于有实践经验但无知愚昧的年长者来说,把年长者作为真正的历史学家这一情况显得既开放又封闭。事实上,很可能在尼日尔河三角洲西部的伊策基里人(Itsekiri)中,至少有一个文本记录了无知愚昧的年长者的存在:

(6) 神灵不会因为一位老人不懂他的历史而杀死他。^{③⑦}

这一例外使得非洲的叙述逃脱过分天真和简单的指控。对年龄的偏爱在建

立在将历史本质看做是经验的观点上,但不是所有的老年男性和女性都能从他们曾有过的机会中有所收获。年轻人并没有被鼓励去挑战年长者的知识和权力,而是培养谦逊的精神,并从年长者的经验中学习,这样他们就不会在他们的时代里成为愚昧无知的长者。

二、真理与谬误

谚语的评论明确证实了非洲社会群体保存了大量真实的记述。按照欧乔德(Ojoade)的说法:“比罗姆族(Birom)一些最值得纪念的谚语为人们寄予的真理和正义作出重要贡献。”^{③⑧}他引用的谚语如下:

- (7) 真理永远不会消亡。
- (8) 真理永远不会腐烂。
- (9) 真理永远不会生锈。
- (10) 真理比金钱更有价值。
- (11) 谎言终会被识破,唯真理永存。

真理被当做如此有价值的物品是因为人们意识到了错误和谎言。与不知足或缺少警惕相对的是弯曲事实、谬误或无知。

尼日利亚中部的库提博人(Kuteb)提醒那些尽管是最合格的当局者也不要犯错,正如接下来的谚语所说:

- (12) 马即使有四条腿,也会失足绊倒。^{③⑨}

那么我们怎么能找到真理呢?尼日尔河三角洲的伊科维尔(Ikwerre)族警告,不要把判断建立在外表之上:

- (13) 敏锐的耳朵 / 并不需要像伞那样大。
- (14) 大眼睛 / 并不意味着敏锐的眼光。^{④⑩}

有两条寻找真理的标准可供参考。第一,直接目击者的证词力量:

- (15) 眼见为实(吉库尤)。^{④⑪}

(16) 如果一条来自河底的鱼说鳄鱼病了,这是不用怀疑的。(阿散蒂)^{④2}

这种明显的对目击者证词的全盘接受显然与有意犯错或观察者的失误或其他的错误来源的共同经历背道而驰。口述传统意识到这种情况,并建议由第二个目击者确认证词来作为一种实际的解决方案:

(17) 我看见了偷母鸡的人;我不会说出去,因为我是唯一的目击者。(塞纳)^{④3}

(18) 猎物不会倒下 / 如果没有第二枪的话。^{④4}

因为人类的弱点、表象和亲眼所见而难以确定真理,所以需要进一步的方式来分辨谬误和真理。有一种方法就是,从“事物本质”出发判断叙述或声称发生的可能性。如果从现实世界的经验的事物本质出发看一份叙述明显是不可能的,那就没有必要把这份叙述当真。

(19) 最大的儿子不知道他的父亲 / 然而,最小的儿子声称帮父亲搬过七个袋子。^{④5}

(20) “我杀死了一头大象”,可能是真的;“我把大象搬到了马路上”,这一定是假的。^{④6}

以上两则例子所陈述的实质是保持公开质疑,即事实上的不信,因为它们明显违背经验的逻辑性和可能性。不相信是无法避免的,尤其是文本(19)所暗示的情况,在一个父亲过早去世的家庭里甚至是最大的儿子因太小而无法回忆起他的容貌。在文本(20)中,狩猎者没有可用的辅助是做不到的。我们也注意到了维雷杜(Wiredu)从阿坎人(Akan)的语言表述中提出的关于真理的普遍哲学,作为一种道德观念意味着“就是如此”。^{④7}

三、勤勉、严格

努力寻找客观真实性而引发的问题,需要严格地评估所述内容。文本(18)暗示了对猎物的第二击可以理解为,确认证词的必要和补充第二种观点的需要,比只看一次获得更多表面之下的东西。其他的文本更明确地建议在细节上要更仔细研究历史。历史学家被比作非洲巨蟒,因为它被认定为目光如炬以及能被训练到听出蚂蚁脚步声的能力:

(21) 如果你让耳朵贴近大地 / 你将会听到蚂蚁的脚步声。^{④8}

(22) 大地的眼睛 / 大地的眼睛。^{④9}

从文本(21)和文本(22)可以明显看出对历史学家的严格期望包含了所有视听的能力和感觉。文本(21)还指出了这种勤勉的回报,即将会拥有非凡的知识和阅历。

四、时间

口述传统认为,时间的流逝和变化是历史的本质,当前的重要性是为了证实过去,在当下的计划和行动中需要考虑到未来,甚至考虑到永恒的思想。关于时间的流逝和其造成的磨损以及磨损是对时间的证明,伊科维尔谚语认为:

(23) 制作篮子的那一年并不是它损坏的那一年。^{⑤0}

一份内贝的文本上有证词是关于对过去的叙述和当前现实的关联性,记述过去和我们当前关注的情况可能存在什么样的关系。文本提出,历史学家的记述相当于当前的“季节”和“潮汐”:

(24) 说故事的人 / 不会讲述不同的潮汐 / 季节。

文本(24)表明,历史学家会确保他的记述符合当前的“潮流”或形势,也可能当前“潮流”可以是详细记述过去的基础,因为它和过去具有关联性。

那么什么是过去?它是否仅仅是以自己的形象对当前的一种创造?答案会在下一个文本中提供,它所呈现的过去是形成当下现实的底部、基础和起源:

(25) 大地的形成 / 在树木出现之前。^{⑤1}

由于未知,所以未来是一个更加复杂的概念,不像过去已经经历过。伊科维尔文本把未来定义为期望和待规划的时期:

(26) 一个人想在他的坟墓边上屠宰一头公羊 / 应该在他活着的时候养一头母羊来生下公羊。^{⑤2}